

一片冰心在玉壺

叶笃庄回忆录

叶笃庄◎著

孟繁之整理

背离真实的历史记述，不管是有意无意，都是对读者的误导乃至欺骗。本书中，我们看不到“为亲者讳”、“为尊者讳”之类痕迹，一般都是秉笔直书，既不夸饰溢美，亦不求全责备。对于自己，老人更是毫无忌憚，直书全部人生，勇于自我解剖，即令丢人现眼的往事也不回避，自我开涮，妙趣横生。

——章开沅

014059013

K826.3
22

一片冰心在玉壺

——
叶笃庄回忆录
——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北航

C1746278

K826.3

22

8108201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片冰心在玉壶：叶笃庄回忆录/叶笃庄著. —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14.7

ISBN 978-7-203-08564-5

I. ①一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叶笃庄(1914～2000) -回忆录
IV. ①K82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1650号

一片冰心在玉壶：叶笃庄回忆录

著 者：叶笃庄
整 理 者：孟繁之
责任编辑：贾 娟
助理编辑：柳承旭
装帧设计：陆红强
选题策划：北京汉唐阳光

出 版 者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地 址：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邮 编：030012
发行营销：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0351-4922127(传真) 4956038(邮购)
E-mail: sxskcb@163.com发行部
sxskcb@126.com总编室
网 址：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承 印 者：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

开 本：655mm×965mm 1/16
印 张：34
字 数：400千字
印 数：1—10000册
版 次：2014年7月 第1版
印 次：2014年7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203-08564-5
定 价：6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

叶笃庄先生



叶笃庄先生和他的美国朋友
(1946年上半年，摄于北平)

叶夫人孙竦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叶靚（1947年，摄于北平）



叶夫人孙竦单人照（1942—1943年，摄于上海）



序 言

章开沅

*Ancestral Leaves: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*中文译稿（《叶家》）与《一片冰心在玉壶：叶笃庄回忆录》即将出版问世，老友周锡瑞（Joseph W. Esherick）教授来信索序，开门见山说：“我盼望你能做序的原因很多，从1992年在圣地亚哥谈及叶娃父亲的自传，到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，其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”对此，我有同感，写序应属义不容辞。

那些年我正羁旅北美，先后在普林斯顿与耶鲁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并承担若干教学工作。1992年5月承蒙周锡瑞热情邀请，提前辞别我最熟悉的耶鲁大学，前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（UCSD）任教，历时一年有余。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沿海城市，也是我与锡瑞以及其他友好学者共事最久的一段美好时光。其间，他与夫人叶娃送来叶笃庄先生回忆录初稿，并且嘱我过细阅读并提出修改建议。叶氏家族是晚清至民国期间的天津著名世家，笃庄兄弟一辈更有我心仪已久的学界前辈，因此我反复阅读几遍，并提出若干初步建议。回忆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，但作者是农业科学大家，毕竟与史书撰述有所疏隔，何况又是不够成熟的初稿。我深深感谢周氏夫妇的信任，因为他们不仅如实转告笃庄先生，让他花费很多精力，不断增补并完善回忆录。其后锡瑞又在此基础上扩大范围，撰写了涵盖明清以来直至现当代的叶氏家族史《叶家》。我一向害怕被称为“第一人”，但是却可以算是叶家圈子以外的第一个中国读者。

时隔20多年，我重新聚精会神温习叶家的漫长历史。首先阅读的是《叶笃庄回忆录》，因为此前我已看过初稿，可以作为参照。如果从1993年算起，作者在他余剩的七年岁月中，已经对原稿做过许多必要的补充与修改。总的感觉是，史事脉络更清晰了，涉及人物更鲜活了，对于钩稽史料与叙述往事更为得心应手了。我特别佩服这位前辈的超强记忆力，在他的笔下叶氏家族几个世代几十个主要人物都是栩栩如生，各有自己的个性乃至躯体特点。他的记忆范围已经超过直系亲属，但凡在这个大家庭中工作过的众多中英文老师、奶妈、仆役，乃至厨师、马夫和黄包车夫，大都有名有姓，跃然呈现在读者面前。作为训练有素的农业科学家，他对叶氏家族的栖息处所，诸如地理环境、房屋布局、建筑结构、室内陈设，均有极其详尽的记述并有图表说明。当然，还有家人的日常生活，年节习俗，生丧嫁娶等细节的描写，俨然构成一幅晚清民国直至1949年以来的社会生活的绵延画卷。

当然，更值得我们钦佩的是他在这部口述史中体现出的严谨求真。我常说“真实是文史工作的命根子”，背离真实的历史记述，不管是有意无意，都是对读者的误导乃至欺骗。在《叶笃庄回忆录》中，我们看不到“为亲者讳”、“为尊者讳”之类痕迹，一般都是秉笔直书，既不夸饰溢美，亦不求全责备。对于自己，老人更是毫无忌憚，直书全部人生，勇于自我解剖，即令丢人现眼的往事也不回避，自我开涮，妙趣横生。从1993年到2000年，在他一生最后7年，我们不仅看到他日复一日地认真盘点过去，而且还看到一位善良而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升华，他把全部人生感悟都融化于忆旧述史之中，并且敞开心扉与后世的人们进行心灵交流。

总之，《叶笃庄回忆录》已经为《叶家》提供最初的框架构思与实证基础。当然，如果老天假之以年，这些片断的局部回忆可能更为

前后连贯，更为条分缕析，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重叠与零乱。但是，我们不能苛求于80以上高龄的老人，他能以衰暮之年为我们留下这么丰富的可靠历史回忆，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。

撰写整个叶家的家族史还得有历史学者的参与，因为这个古老家族包括“安庆叶家”和“天津叶家”两大阶段，前后历时数百年之久，活动范围更覆盖国内外许多地区，其间重大历史事件之多与社会变迁之大，亦属家族史中所罕见，非大手笔不能驾驭自如。应该说，《叶家》没有辜负笃庄老人的遗愿，出色地完成了叶氏家族史的著述。

安庆叶家是天津叶家的源头，但是却非本书的主体，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铺垫。

安庆叶家的缘起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钱塘教谕叶盛二，这就决定其后代多数走的是“学而优而仕”的传统道路。第四世叶华高中进士，此乃安庆叶氏成为显赫世家的起点。早期的文字记载很少，作者主要是借助于后世的追忆与传说，着重介绍了谱牒的纂辑与祠堂的修建，从总体上描述了古老宗法社会的根基。

安庆叶家比较完整的历史，似乎是从1802年县衙以西叶家老宅一个婴儿的诞生开始，他的名字是坤厚。他和他的儿子伯英在道、咸年间的国内战乱中，如同曾国藩、李鸿章一样组织地方团练，为扶持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。虽然未能擢升为封疆大吏，但毕竟已从道台攀登到省一级政府中的藩臬要职。父子二人都在大清河的水利工程中有所建树，并且顺应同光新政的潮流在政府部门工作中有所革新。他们不仅为安徽叶家奠定了更为辉煌而又坚实的基础，而且还成为以后北迁天津的后世子孙心目中的创业先驱。

伯英的长子元琦亦曾先后追随李鸿章、袁世凯，在直隶地区参与若干新政推进，因而便揭开了天津叶家的帷幕。但是，真正决心定居

天津并且促使天津叶家登场的，却是元琦的儿子，即曾于1911年出任直隶巡警道的崇质。崇质是天津安徽会馆理所当然的头面人物，并且在会馆的正后方购置一座三进庭院的大宅，这才是天津叶家真正的发祥地和世代绵延的棲息之所。民国初年北方政局的混乱多变促使崇质决心弃仕从商，起初是辅佐周学熙实业集团的兴起，随即又谋求自己家族更为长远的稳定发展。传统的科举入仕，特别是就任地方官员或充当封疆大吏，往往需要频繁移居各地，因而习俗称之为“游宦”或“宦游”，其实是地方官风流表面掩饰下的无奈。唯有兴办现代实业，才能保障家族在某个地区长治久安。因此，头脑精明且眼光远大的崇质选择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滨海商埠天津，并且转而全力营建新式实体经济。崇质本人的转型，衍生为家族的转型，不仅是家族中心的地区转移，而且是家族发展道路的根本转变——从科举致仕到实业科技。

崇质在作者的笔下，成为坤厚、伯英之后又一位家族的耀眼明星，因而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本人的思想业绩，他的父母与后代，他的巨大豪宅，乃至生活起居等等，俨然是一幅民国初年至抗战爆发的城市生活的浮世绘。

但是，作为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，可能感受更为亲切的却是崇质为数众多的子女，因为他们大多出生于1912-1917之间，年龄相当于我自己的小叔与长兄，而其中如笃庄、笃义、笃正等兄弟更是我们心仪已久的学界前辈。他们距离我们最近，他们所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变，特别是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，我们大多亦曾亲身经历，因而觉得他们与我们之间心灵相通之处更多。他们这一代人是在五四文化乳汁哺育下长大的新型知识分子，大多在燕京、清华等名校接受过完整教育，有的还在美国、日本留过学，并且取得博士学位。他们虽然仍旧属于天津叶家这个范畴，然而大多都具有自食其力的独立意识。他们多数人的志愿既非做官亦非发财，而是执意走科学救国之

路，以自己的专业特长谋求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。这一代叶家成员大多能够顺应时代潮流，不断调适自己与社会的关系，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促成家族的又一次转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笃庄及其兄弟没有一人随国民党迁居台湾，大多热心支持人民政府，连在美国学有大成前途无量的笃正也翩然归来，投身于新中国气象科研机构的筹建。

在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，作为影响较大的世家成员，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自身经历，必然要或多或少受到冲击。在叶氏兄弟中，冤屈最大，苦难最深且最久的，当属老五笃庄。他不仅在1957年由于受别人牵连而无端被划右派，而且1958年又以“美国特务”嫌疑被捕入狱。十年牢狱之灾，其实情笃庄在《狱中记》已有翔实忆述。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处境之恶劣，外界实在难以想象。然而就在这样饥饿与疾病交加的苦难岁月中，他却用多种各样的所谓“笔尖”翻译了达尔文的巨著《人类的由来》（全部）与《赫胥黎讲演集》（半部），其坚毅与勤奋更非常人所能企及。十年刑满以后，他仍然没有自由，在安徽劳改农场、渔场中继续从事体力劳动。他的三个女儿先后多次前来探望，而爱妻则早已病故，父女在破旧且紧靠猪圈的茅屋里团聚并共话世态炎凉，其情其景催人泪下。这不是一个家庭的苦难，是整个民族苦难的缩影。

《叶家》详尽地描述了笃庄这一代兄弟姐妹，在“文革”暴风雨过后的复苏与渐入佳境。但他们毕竟已经耗尽了自已可能大有作为的鼎盛春秋，平反复出虽然焕发出工作激情与才智挥洒，毕竟如同已逾季节的花朵，尽管光彩照人但却迅速凋谢。《叶家》的未来瞩望于他们的子女以及正在茁壮成长的第三代。正如作者结尾的几句话，“他们在后毛泽东时期的生活比自己的父母更加多样化，而且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和全世界的更多地方。但他们仍然是一个大家庭，现在由电

子通信网络连接在一起，这棵大树的树叶和树枝现在共享一个虚拟空间，而他们的未来还有待书写。”

宗族是农业宗法社会的产物，并且构成其牢固的社会根基。严格说起来，民国以后宗法制度已经趋于衰微，随着三纲之首君权的消失，其他的宗法纲常都随之动摇。由于自然经济的瓦解，工业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，城乡人口的流动性与日俱增，而安土重迁的思维定势早已淡薄。尽管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向传统回归，甚至宣扬以家族→宗族→国族这样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模式来整合新兴的中华民族，但也无从阻遏宗族的不断分崩离析。家族与宗族文化的绵延有两大依存：一曰祠堂，一曰宗谱。据我个人的感觉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，祠堂的威权随之日渐低落，而战争与人口的大幅度变迁（包括农业宗法社会自身的解构），到上个世纪40年代，连边远乡村的祠堂也逐渐“空洞化”。1938年我就读的国立九中设立于四川江津德感坝，地方士绅为2000多名流亡学生提供的主体校舍，就是过去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祠，如三共祠、五福祠、云庄祠等。不仅祖宗牌位搬迁一空，而且不再看见任何宗族集体活动（如祭祀、节庆等），只有残存的石碑记录着这些宗族昔日的辉煌。尽管其中不乏达官贵人、富商巨贾，但祠堂附近的墓地很多已经成为荒坟野冢。我过去只知感恩四川乡亲的慷慨大度，却未曾想到自己家乡的宗祠也遭遇同样的命运。1949年以后，祠堂与家谱更被新政权视为旧社会的污泥浊水，全部列入彻底洗涤扫除范围，而阶级的划分与阶级斗争的连绵不绝，更使家族分崩离析。开放改革以来，祠堂修复有之，宗谱续纂有之，宗亲聚会更扩大到世界范围。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复活，实际上多半仍出于地方官员追求GDP政绩的需要，即所谓“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”，祠堂修复无非增加旅游景点，宗亲聚会实乃招商引资罢了。在全球化与商业化大潮猛烈的冲击下，连家族的凝聚力都得靠鼠

标点击的共享虚拟世界，何况更为古老也更为疏远的宗族呢？

然而宗族史与家族史的研究毕竟应该倡导，因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，而且至今在观念乃至实体上仍然有大量遗存，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，理解中国，包括中国的过去、现在乃至未来，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。《叶家》不是古老家族与世家的挽歌，更不是单纯抒发怀旧的咏叹，它只是一个真诚的学者履行守望历史与解释历史的职责。我殷切期望有更多更好的同类著作问世。

谨以此文为序，未知当否，尚祈作者与读者赐教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 叶家往事 // 001

我的家世 // 003

河北住宅室内陈设 // 006

高祖情况 // 011

曾祖情况 // 012

祖父情况 // 013

父亲情况 // 014

祖母 // 027

大夫人 // 033

二夫人 // 035

三夫人 // 042

三叔 // 043

四叔 // 045

大哥 // 046

二哥 // 051

三哥 // 051

四哥 // 054

六弟 // 056

七弟 // 058
八弟 // 059
九弟 // 059
十弟 // 062
十一弟 // 063
十二弟 // 064
二姐 // 065
三姐 // 066
四姐 // 070
五妹 // 071
我的奶母 // 073
我家的老师们 // 077
我家的仆人们 // 087
姚姐 // 104
姑母 // 104
日常生活 // 106
过年、过节 // 108
小孩过生日 // 113
忌日 // 113
卖零食的 // 114

第二部分 过眼烟云 // 115

上私塾 // 119
上中学 // 125
退婚 // 134

追求孙竦 // 140

大学 // 169

留学日本 // 174

参加八路军 // 184

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 // 196

民族革命大学—渭南师范学校—第三国际 // 205

全民通讯社——工业合作协会（工合） // 209

特种情报所 // 212

太平公司 // 216

GBT小组 // 221

1946年初至北平解放 // 227

补记两件事 // 239

第三部分 解放以后 // 241

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 // 252

“反右”前奏 // 263

被捕 // 272

第四部分 狱中记 // 277

草岚子监狱 // 279

亲笔写供词，转入甲监 // 283

从甲监转到乙监 // 292

转入乙监的小号 // 299

转移到功德林监狱 // 301

从功德林转移到自新路的法院看守所 // 308

保外就医 // 320
病号看守所 // 326
团河劳改队 // 328
良乡劳改队 // 329
安徽白湖农场改造 // 336
调回北京，进秦城监狱 // 347
由秦城又回到白湖农场 // 355
由副业队调到试验站 // 361
特赦“国民党县团级”时被释放 // 363
转业到怀远县荆山湖鱼苗场 // 365
十四年后与亲人团聚 // 370

附录一 // 375

开蒙老师张树和 // 377
回忆天津知识书店 // 380
从一个日本俘虏到同志 // 389
记岳岱 // 392
两篇文章引起的回忆 // 394
我最难忘的宋尔廉 // 403
美国作家约翰·赫西在中国 // 411
回忆北平解放前党盟关系二三事 // 421
一代遗传学宗师李景均何故去国 // 425
令人赞叹的生物学家“陆大傻子” // 444
我被逼诬陷徐冰是特务 // 453
书给我的幸与不幸 // 467

也谈读书 // 470

译书坎坷路 // 473

从《物种起源》修订联想到的 // 480

收集旧物有喜有忧 // 482

附录二 // 485

又见父亲 // 487

附录三 // 495

毕生尽力 无愧无悔 // 497

叶笃庄先生大事年表 // 507

整理后记 // 517